

## 历史想象中的体验观照

### 论刘万里小说《梧桐花开》的丰富叙事性

常晓军

#### 丰富叙事下多维人物形象刻画

所有有意义的写作，其实都是有难度的写作。

近些年来，安康著名新锐作家刘万里的历史故事书写已是驾轻就熟，尤其喜欢在历史想象中完成创作架构，让故事充满传奇和趣味，让读者生出遐想，津津乐道。麦考莱认为：“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但他必须绝对的掌握自己的思想，将它限制在他所发现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叶，损害其真实性。”纵观刘万里创作的《藏宝图》《宣太后传奇》《甄姬传》《大汉女国师》等历史小说，无疑是与众不同的历史故事为牵引，以小人物的命运为切入，恣意写历史时期的风云际会和荡气回肠，表现在小说《梧桐花开》一书中，既有传奇的味道，也全方位展现出了不同的创作视域。

《梧桐花开》看似写了一个女人与三个男人的情感纠葛，实际是通过小人物的蜕变来反映女性力量的抗争，还原出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和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表现延续了作家先写作的一贯作风，却又完全聚焦于主角来表现人物，看似写三代人的命运沉浮与羁绊，却凸显了清末到解放初期的时光变迁，展现出小人物在时代命运下心怀希望，最终实现了人生价值的嬗变。

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梧桐花开》的书写价值，不再单纯是如何体现人物的独特性，更重要的是呈现出大时代下的各种变化。正如人物的多维形象表现和变化，实际上看似在一个家庭、家族的生存境况息，看似在审视梧桐，何尝不是包含着对这个社会的反思和拷问呢？理性审视非常可贵，考量着人生和社会背景，也很容易留下对女性细腻的观察。这是整部作品的意境所在，也是作家基于多个层面表现人物的动机所在，他反观人生和命运，写着梧桐的生命、情感体验，以及逐渐觉醒，揭示出小人物在时代命运的敢于直面苦难，认知和把握文学创作的规律。

从作品脉络看，小说充满浓郁的历史底色，展现出人物的精神风貌，从而让美丽单纯的梧桐，与这个格格不入的社会形成鲜明对比，也在苍凉悲壮中表现人物的成长和觉醒。如此叙事，自有着人生体验的独特魅力，拓宽视野的同时，也在着力刻画风云时代的跌宕起伏，力求还原出清末和民国时期鱼龙混杂的乱象。毫无疑问，在强烈的文体意识下，《梧桐花开》更看重以人来自写故事，以故事的丰富和有趣，让所谓的“杂传”营造出与众不同的震撼人心。由此可见，小说虽然在写梧桐这个人，可这之中既有“国共两党两军的关系史和斗争史”，又不乏人之间的激烈对决和冲突，不仅让故事遍布张力，也在强化了作品叙事，让读者的想象空间中多了情趣。

梧桐的人生，单纯而又复杂，她生命中有过伤痛，也有不屈服人生的刚硬；有让人不可思议的叛逆，也有意想不到的胸襟壮阔。可以说，她始终处于动荡变化的之中，如同斑驳驳驳的绘卷，杂糅着家族传奇和爱情纠葛，最终拼凑出了厚重的历史场景。这样的书写，与刘万里的眼光相关，她巧妙地借助阴叙述，不断向安康、陕南秦巴大地辐射，让故事带着穿透力，这可以理解为合里诉求下的天地不仁，但又顾及了不同人物的内心发展；这样的视角，是现实主义的鲜明写照，试图通过历史想象不断接近真相。

小说中的人物，多身处汉阴风貌这个浓缩的社会，多身处在汉阴风貌世情百态、红男绿女的纷繁场景，更倍添了小说的深意和新意，毕竟要想很好地把握梧桐这个人物的形象，还是要通过故事架构起整个动荡的时代。

时代大潮愈演愈烈，人物形象就越发立体不凡。平稳有力的叙事，情绪深沉的意识，不仅刘万里能将故事写成流水账，且在沉郁顿挫的变化中，写出了人物内心的强大与温情。为进一步营造故事氛围，他又从不同的“点”上写着故事的深刻认知，从情感交融中延续着新的解读，从不同方位让人物愈发血肉丰满，众所周知，历史小说有很强的叙事性，尤其文体意识下的精神气度，体现在《梧桐花开》的书写中，无论是故事性的精彩，还是时代价值的角色展现，都同刘万里孜孜不倦的创作相关，让他是字字传神，更擅长在曲折故事中设计人物。这样的现实主义笔触，真正意义上体现出作家文体意识中多元化的要求，又契合人物的发展，就像梧桐的华丽转变，得益于她在岁月中形成的从容不迫。由此可知，历史题材并非非人千里，相反，它和现实似乎相互照应，使得梧桐性格分外突出，让人既能看到真实下的细腻、敏感，也会体会到不喜形于色的失意与痛苦。所以说，梧桐这个小人物在作家的刻画下，选择了以壮烈的生命激情，在自己的天空中留下了魅力四射的轨迹，同时也让马啸天、金老爷等人黯然失色。

#### 历史观照下的传奇人物书写

《梧桐花开》之所以引人入胜，在于作家生动呈现出时代风云下的多维审视。梧桐和县长马县长的纠葛，因为牛德益被抓进大牢；两个太太的儿子疯狂追求梧桐，三大太太的儿女也是痴狂纠缠，面对这样的情感纠葛，梧桐处境愈发步履维艰，这也成了她命运的转折点。无奈之下，不能反抗，只能成为智力障碍者爷的媳妇。敢于面对现实，接受现实，当然也无力改变这一切，只是没有想到会歪打正着，通过创业发展成为当地首富，这就让梧桐的个性脱

作敢当的女强人，梧桐的成长经历始终贯穿故事首尾。虽说作品中人物众多，可作家仍能做到条理清晰；战事不断，却能在不同的描述中消除着暴力。这就使得梧桐的人生看似跌宕起伏，她的高明之处，就是在风云变化中不断地把握自己，与国家存亡联系起来。“梧桐领着马啸天十几个红军躲进她家，然后通过暗道走了，梧桐又点自贵，暗道太狭窄了，只能的一个一个人依次行走，她没能让跟来的红军逃走。”这样的生命体验，无疑是作家深层次的精神探寻，也是梧桐用实际行动构筑的精神力量，让这样的格局与小人形成鲜明对比，从多个层面表现出女性的内心变化，也让梧桐说干就干、敢爱敢恨，令人印象深刻。还有饥荒和杀戮、国共两党交锋、兄弟间爱恨情仇，家国天下密不可分等，无不展现出梧桐这个人的内心强大，也洞察着人物命运变化中的拳拳爱国之心。

当然，刘万里主观上是要呈现历史叙事的内涵，以历史的“碎片”来阐释文学立场。这样的历史建构，不会局限写作的手法和技巧表现，可以从复杂性中去还原故事的本真，从主题性上展现全新的历史观，从民间立场上去推进着故事的节奏，尽量还原出历史人物的本身。“通用策略是边缘化，关注边缘人物截取边缘史料，采用边缘立场，得出边缘结论，边缘化本身所具有的‘非中心’潜在，常常使出中心的各种话语露出破绽，使得主流意识的深层基础围绕裂痕。”也就是说，历史并非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也可以在故事的连贯性中，着力挖掘和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这就是作家的不同之处，让他不断地通过各种际遇，构筑着小说的不完整性，这真是《梧桐花开》的价值所在。

#### 历史想象中的女性人物表现

人物命运的发展，更能揭示出隐藏在其中的秘密。从《梧桐花开》中，分明可以看出作家的创作意图，这是一部分取材各种原型的综合，一部分则体现着作家大胆的历史想象，在历史的必然中，演绎出梧桐的成长过程，这就注定刘万里笔下的故事是好看的。马啸天和梧桐之间的复杂情怀，实际上又不时地掀着高潮，从情窦初开的表白到自作多情的求婚，马啸天始终以玩世不恭的形象出现，而梧桐从当初的羞涩到如今开诚布公，也让传统的故事讲得更有模有样。作家不断为法画而来的热闹场景中，填充进一系列无法言说的往事，当然也有着历史的丰富想象，越发让人物变得耐人寻味。“当年马啸天突然不告而别离开漩渦街，梧桐整天思念他，以泪洗面，希望他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每天感觉日子特别漫长，甚至连活下去的勇气也没有了，后来被逼嫁给金智力障碍者，她希望马啸天能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带她远走高飞就算浪迹天涯，食不果腹她也不愿意。梦想被现实一点点击碎，她彻底失望了。她虽然失望了，但还幻想一丝希望、一丝幻想。”

人物内心的变化，马啸天自是不懂，因为他不明白梧桐的心态变化，所以当向他求婚被拒，只能是对梧桐心生幻想，“马啸天看来雪莲一眼，他越看雪莲越像梧桐的模样，他的目光开始游离，雪莲变成了梧桐。”一系列的阴差阳错，把人性、观念等都聚焦到人物命运上，让故事变得复杂离奇，富有深远的意蕴，这样的人的命运不仅仅变得丰富，实际上更充满着历史想象的色彩。

当然，也可以从《梧桐花开》中，红色小说来谈，马啸天虽说是反面人物，可他在梧桐的激将下，参加武汉会战以身殉国，这样的结局是难得的，给了读者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可以是为爱、也可以是良心发现，就在于读者如何去理解，但故事的发展中便多了不同的底色和色彩，也让小说时隐时现出人性光芒。思想觉醒的梧桐，依然闪烁着支持红军，甚至连儿子元宝也加入了共产党。这些都是梧桐坚定成熟的表现，也是顺应着故事发展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思想和性格。至少让这个小人物的形象越来越高，甚至有些出神入化的感觉，但这些历史想象，无论是如何的形态化，只会让人物更加真实。这既是梧桐的正面形象，与之前做丫鬟时的侧面形象结合起来，则更多了些许生活化的味道。

在刘万里笔下，始终无法脱离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虽说这种时代感常常被一笔带过，但从历史故事的脉络上，又不难发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尤其是梧桐、雪莲、小梅、糖果老婆等一系列女性人物的穿插出现，更把人的内心世界、人性的善恶，表现得淋漓尽致，顿时让各种杂乱都被纳入了汉阴漩渦街。

作家遵循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前提，对历史故事进行取舍，让一条小得不能再小的街道“漩渦街”包罗万象，对发展变化的大时代变迁，有着《清明上河图》的意味，又有着沈从文笔下河街的感觉。若是从其整体趋向中也不难发现，作家并没有因为人物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这个跨度，跟风去写所谓的“史诗化”的巨著，而是立足人物的价值和意义，将着家族小说模式的创新。他并没有将梧桐置于观察的视角去包装，而是力争去去除谱面般的人物形象描写。

接地气的写作，无疑最能可贵，延续着这条主线就会发现，故事中内涵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又有沈从文笔下河街的感觉。若是从其整体趋向中也不难发现，作家并没有因为人物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这个跨度，跟风去写所谓的“史诗化”的巨著，而是立足人物的价值和意义，将着家族小说模式的创新。他并没有将梧桐置于观察的视角去包装，而是力争去去除谱面般的人物形象描写。

接天气的写作，无疑最能可贵，延续着这条主线就会发现，故事中内涵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又有沈从文笔下河街的感觉。若是从其整体趋向中也不难发现，作家并没有因为人物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这个跨度，跟风去写所谓的“史诗化”的巨著，而是立足人物的价值和意义，将着家族小说模式的创新。他并没有将梧桐置于观察的视角去包装，而是力争去去除谱面般的人物形象描写。

## 第十一届全国报纸副刊理论研讨会 在四川越西举行

本报讯（记者 梁真鹏 陈曦）9月23日，“文昌故里·水韵越西——第十一届全国报纸副刊理论研讨会暨中国副刊记者越西行采访调研活动”，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启幕，来自全国报纸副刊成员单位的60余名副刊编辑、文化记者等，共同探讨全媒体时代报纸副刊的转型与发展。

近年来，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秉承“以理论为指导，以评奖为龙头，以活动为载体，以和谐为前提”的总体定位，每两年举办一次报纸副刊优秀论文评选和理论研讨会，积极支持报纸副刊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强化新闻性与文学性结合的努力探索，各地报纸副刊携手共谋媒体融合时代报纸副刊的转型发展。

大会介绍了本届论文评选情况并宣布了论文获奖名单。来自今晚报、工人日报和经济日报等6位一等获奖者代表应邀在会上作了主题交流发言，从不同维度和视角分享在全媒体时代怎样继续做好副刊报道、如何学习孙犁的编辑思想和敬业精神的实践探索。

本届论文评选特别奖获得者、中国报纸副刊研究

会《中国副刊》媒体中心总编辑侯军结合他新近出版的《报人孙犁》一书，在发言中分享了孙犁办报思想、编辑和读者、作者的关系、以及孙犁为副刊这一课题的研究心得。工人日报原社长、总编辑，南开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孙德宏在集中研读了近年来全国报纸副刊编辑所发表的理论文章后，对于这些文章的特色、视角、启发性以及对副刊工作产生的积极影响，作了深入而细致地分析和客观评价。

“副刊是文学性与新闻性的结合体，副刊理论研究应联系实际、与时俱进。”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名誉会长、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丁振海在总结发言中，对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多年来坚持倡导并努力落实理论研究成果作了回顾，鼓舞大家进一步深刻认识副刊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将其理论价值发挥得更高、更实。

会议结束后，来自全国各地文化记者、副刊编辑参加“文昌故里·水韵越西”采访调研活动，了解当地实情，观看丰收实景，品味古城文化，见证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与乡村振兴的大美画卷。

## 把自然还给自然 把故乡还给故乡

王治义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时，我想到了这几位作家名人。第一位作家，是沈从文；第二位作家，是阿来；第三位作家是新疆的李娟。他的作品把自然还给了自然，把自己还给了故乡。自然成就了他们的文学，故乡成了自己心目中永远的精神家园与寄托。而他们又以精美的作品，让故乡走出当地走向世界乃至走向世界。

读沈从文先生的散文，读他的小说，尤其是读他的《边城》《湘西散记》，他把自然还给自然，把故乡还给故乡，把自己沉淀在故乡里。读他的文章，我这种体验尤其深刻。他笔下的凤凰古城，他笔下的凤凰山水草木，是那样柔情柔美，他笔下的山水风光是那么多情温暖，以至于人也是那么多情温暖。沈从文的心被凤凰的山水洗涤得透亮纯净。沈从文一生的文字都在他的凤凰古城里沉潜放光，他的心如翡翠一样美好。“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学在你臂上如戳记。”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生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他说：“当我以双脚与内心丈量着故乡大地的时候，在我面前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真实的西藏。”著名文艺评论家谢有顺评阿来的作品：“把自然还给自然，把阿坝藏族还给阿坝藏族，这一直是阿来写作中的内在愿望。他写大地、星光、山口、银环蛇、野人、鱼、马、群山和声音，完全去除了多余的神秘，但又不忘把读者引向更广阔的精神空间，尽力使自己的生命与一个更雄伟的存在对接起来。”阿来曾说：“作为一个漫游者，从成都平原上升到青藏高原，在感觉到地理阶梯抬高的同时，也会感觉到某种精神境界的提升。但是，当你进入那些深深陷落在河谷中的村落，那些种植小麦、玉米、青稞、苹果与梨的村庄，走近那些山间属于藏族佛教不同教派的或大或小的寺院，又会感觉到历史，感觉到时代前进之时，某一处曾有时间的陷落。”他不是一个只在大地上行走和漫游的人，而是常常感受“精神境界的提升”和“时间的陷落”这些永恒主题。看到山川会生敬畏之心，看到云层会不断赞美，甚至看到一朵小花、一朵蘑菇的开放，都会想到这是神的馈赠——这种从日常性向神性的过渡，不是通过玄想，而是通过一种生活智慧的启发，一种自我本质的体悟，这样的神性因为有了世俗的基础，才显得真实。阿来写花，花在山地里，花在草原里，在我们的内心。他写故乡，故乡在他心里醉醉美美。读阿来笔下风物人情与其他作者笔下的风物人情有着迥然的不同。他笔下的文字你只要读了开头，就觉得非读完不可，他的文字太

吸引人了，大自然而然了，气势磅礴，没有虚张声势，没有高大上，没有吓唬人的气派。有的只是真挚与自然的心情流露，视觉的独特与表达的恰到好处。

新疆李娟，有灵性，有温度。她的灵性来自阿勒泰的山水风物人情淳朴。她的眼睛里有的是明媚白雪，是碧绿的草原，是洁白的羊群，是牧马人的酒窝，是青年人的豪爽真挚的爱。天高云淡，孤独寂寞的伴日，她可以尽情地对自然倾诉，热爱风物成了她的伴儿，成了她的精神依托。她以一种柔软而又有一种安然的态度去接纳生活，用自己对自己对世界的爱，拥抱生活。边疆生活在她的笔下充满跳荡的生机和诗意。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亮程说：“她的文字，若是追根溯源可以找到游牧文学的特色。我为能读到这样的散文感到幸福，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很难写出这种东西了。只有像李娟这样不是作家的山野女孩，做着裁缝、卖着小百货，怀着对生本能感感激与新奇，一个人面对整个的山野草原，写出自己不一样的天才般的鲜活文字……”总之，她把灵魂放飞在新疆的阿勒泰人情与云上山川、云间。新疆阿勒泰的自然风物山水人情也留在了她的文字中，放飞到全国各地读者的心里，暖洋洋的，舒坦坦的，纯美美的。

近期，我常常在安康散文学会群里，读安康本地作家写本地的散文，读后，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教”的味道比较淡，“应景”式的味道比较淡，“凑热闹”式的味道比较淡，“命题”式的味道比较淡，“流水账”式的味道比较淡。让人感觉不出来那种情景交融，融情于景的浑然天成的味道。感觉玩文字游戏式地在无病呻吟得多；感觉作家沉潜在水灵灵里的感受似乎有点儿不够。所以，文章很难打动读者，很难在读后产生巨大的心灵冲击。这也许是安康非常优质的自然山水不被外界了解与认知的一个原因吧？作为一个写作的门外汉，一名读者，我这样大胆妄言，全是位卑不敢忘忧国，一片冰心在玉壶，希望安康的作家多些身边的观察和记录。真正地走向全国，希望安康走向全国，希望安康的作家真正地走向全国。不妥之处请海涵。

我想，安康的山水自然风物，应该是不逊色于阿勒泰的，自然风物，不逊色于阿来的笔下不逊色于阿坝地区及藏族地区的雪山与花草树木，不逊色于凤凰古城的山山水水。可为什么我们的安康山水自然走不出去？可能是我们沉潜的文字力量还不够吧？我们安康的有志于山水自然创作的作家可否把沈从文的《湘西》系列，读李娟写新疆阿勒泰的系列散文集，阿来的《西高地行记》等系列散文潜心研读揣摩，然后再来写安康的山水自然，我估摸着以后安康的山水散文可能会大放异彩。



金州汉水之畔(国画)

王治义作